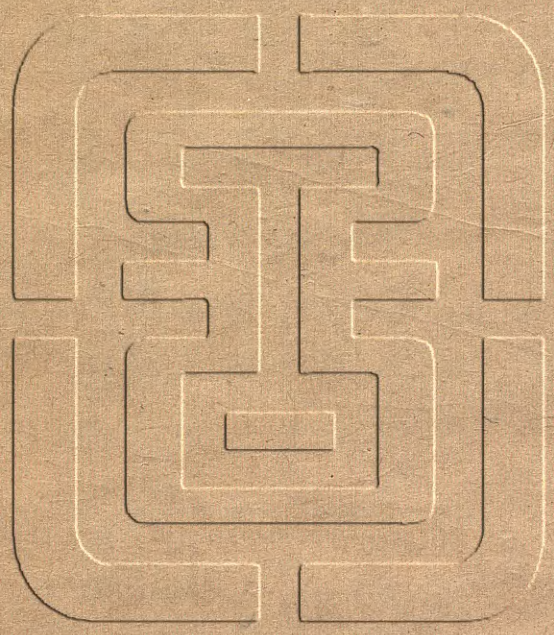


吉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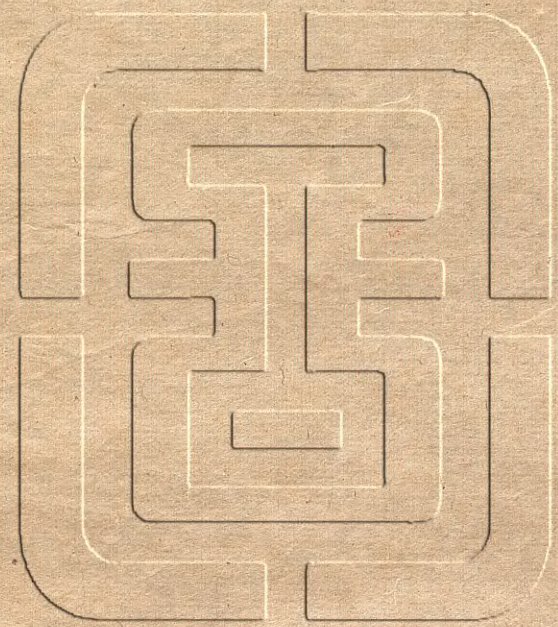
854

部 = 60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二十八

韓蘄王碑

碑連額高二丈五尺七寸廣八尺九寸額題中興佐  
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字正書分二行字徑一尺二寸  
居中有小字題曰德殿書四字正書徑一寸七分  
中有御書之寶方三寸額古碑之上半截計九尺四  
寸文八十八行每行一百五十字多寡  
不等正書徑七分在吳縣靈岩山西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

太傅鎮南武安

寧國軍節度使 充

醴泉觀使

咸安郡王食邑一萬八千三百戶食實封柒

阡貳伯戶進封蘄王謚忠武神道碑

14017







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

定王國時惟元勳子豈可忘乃親御翰墨大書曰

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朝諸將于凌虛閣特

詔彥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冠于碑首

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

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感

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

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

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

雄以謂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顧求學弗稱

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壽上書懇辭上遽批出

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

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

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為秦所併子孫自韓

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人曾祖諱

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歿

有異人指其所葬地曰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

師楚國公會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父諱慶皆贈

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冀楚二國夫人楚



國生五丈夫子王其季也始生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

鄰以為火各具綆走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

輒流睽睽則目光如雷楚國游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

偉岸尚氣節能騎生馬駒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

敢出氣則爭為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為償負者

後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

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

家會飲日已暮而問閉王怒以臂拔門關鍵應手而斷

旦視之其木蓋兩掛餘開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

鄆州挽强弓三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天郎山

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鄉者軍府校藝獨用

鐵胎弓所鄉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

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俟鞍

而奮喜與交游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

酒肆貫酒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

皆饒給銀州之役綵從黨方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

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

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

主將擲首障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

次高平嶺王與党万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



問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時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將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朮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

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口有司圖上其事且乞優

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

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

宏遠矣從劉延慶策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

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逢敵於

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臧底河又斬

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

吏民自浙河以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

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

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掩至

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

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議不少

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為條一二且請以

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

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眾大亂王追

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

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



堰橋為得勝橋云時天下志戰日久盜起倉卒

天子宵旰南顧 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

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

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

而前榛棘嶽崎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偽八大王格殺

數人臘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

王俘以為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惟忠還 闕少

伸其事但超轉承節郎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

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應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

俱逢虜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

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艤舟河岸約

曰虜奔即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

疑之分為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

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

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眾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

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

湯村強盜累奇功轉武節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

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眾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

餘黨悉平臨沂賊武翦眾數萬與戰於韓王洲又平之

沂州賊徐進眾五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出以衛兵五



十餘薄賊誅賊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

望仙橋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眾皆不

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

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羣盜

悉平轉武節郎欽宗卽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

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為他盜

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陳為護河計河

一失守宗社陸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

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

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為紅巾賊不設備

及虜進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

萬之眾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

槍奮躍而前所擲擄虜嘆異小卻卽潰圍出殿諸軍

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

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

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為統領屬虜人

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倅王為選鋒統制有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宣撫副使李彌

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

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



人物魁梧武義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以復噍類山東復擾

王以戍將寓大名雅為李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

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為四隊布鐵蒺藜室歸路令

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

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薄賊營賊既驚擾且

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

率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雨

下管指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筈發弓拔刀徑前殺為首

者六人賊眾又奔追至宿遷其眾尚萬餘謂已遠王不

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

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其功名

賊自淄河破膽皆謁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

酒王下馬飲啖輒盡眾莫敢動遂束手降黎明見王所

部止此始悔之而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

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欽宗再賜對慰

獎甚渥賜衣甲楛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

屯濔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濔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

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



益急口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起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酋二都統是日披創以斃眾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

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薛為前軍統制 光堯

慈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

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

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克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

日再至而酋帥自馬三郎以眾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

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

虜眾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

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

太上皇帝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

安下兵取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

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皇等所歸勦除陞定

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震

河朔卻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紀實也車駕幸維

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

真自金山以眾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

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此使速降眾遂解甲聽命李

民擁眾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勵器械



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

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

其眾屬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

盜賊時虜再犯河維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

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眾乘我王身被鏃如棘

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誥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

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郵延路副

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

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

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將段恩者亾至都

下詭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彥

素蓄異心聞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

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別宮凶陷

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天舟中

變望闕慟哭舉酒酌神曰誓與此賊不平江方議討

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俊與諸將環坐計未有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

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傅正彥



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偽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彥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為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已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王子質傳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傅給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為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口

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陞楊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摔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知有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王知求詔旨非太上本意諭永載曰天子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



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

太上明辟王晨夜

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  
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檣家屬舟岸下由  
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  
重兵負山阻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  
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矛令軍中曰今日當以  
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鬪轉至剪刀  
山賊以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  
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自  
投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 朝廷慮其遂

逸去

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

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

行

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

主辱臣死臣願受

命縛此

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甌

閩甚邇万一寢成

巢穴愈難擒滅臣請速除之未審

聖意欲生致

之邪抑面首以獻也

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

臣誓

生致之顯戮都市為

宗社

刷

恥不然則臣為

欺天殿前虎賁有朱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

欲俾護俘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

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



二判為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為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

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

誅王遂行 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江

浙制置使 賊方圍三衢聞 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

王恐 其或滋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掇 出迎之至漁梁驛

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

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為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

竭節恃勇陷陳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

辟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遣所乞二

虎賁護侍獻 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蔣山

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 御書忠勇二字

表 王旗幟 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被凶逆朕

之復辟惟卿之功除 檢校少保武寧昭慶 軍節度使御

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 制曰智略

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

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御前諸

軍都統制兀朮入寇 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尙

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

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取宣



城直至廣德

徑

趨臨安

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

以舟師赴

難未發

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

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無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

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

鷹李選

太上賜札曰

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

邀截歸路

遽覽來

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

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獲賊資財

物帛盡予將士并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

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

石臯報

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

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

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朮軍于南撻

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

有八日元朮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所

佩

金鳳

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

王曰是不難但迎還

口人

兩宮復舊疆土歸報

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

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請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

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將帥中

流鼓柁飄忽若神口渡海江口又皆已入面控扼出路

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口之江以



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术自割其額祭天口風濤  
少休竊載而逃王諜知其謀益舟師督戰會風力口緩  
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爲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  
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  
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口口口口以二  
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  
入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闖入廟廟中之伏喜  
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  
既墜復跳馳而睨語二人者一卽兀术也是舉也兀术  
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

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

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  
有已立功人早以功口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  
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逮  
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遠聞殺獲甚口口念忠  
勞不忘口口口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  
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軍中荆湖震擾朝廷爲出  
禁旅遣辛企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慤  
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口太上乃除王福



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孟庾以□□范汝為

□建安眾□十□至□□黃知微等王曰建居閩嶺上

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於是選輕銳航海

徑趨福唐□眾而上諸師迎謁且言賊方銳且少休以

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

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

師遂濟□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

為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掘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

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

□□□□□□□□□□遂□□□之□□□□□□

賊□□□城邑□在井底□□巨□天橋□□□道齊

攻汝為畏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為竄身自焚

回源洞中又有陸必疆葉鐵□陸必元張弓手熊致遠

等皆□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出寇邵

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眾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

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達謝嚮陸棠等皆械送

行在所迺令軍人悉駐城上無得下標旗於城之三隅

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使之耕商賈者弛征禁為

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為蒙更

生家立生祠共圖勒功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



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為已就滅亡遂釋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投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此執評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豪無犯而又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能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永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羣寇要領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

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枯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為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

白檀笠劉忠有眾數萬嘗與兀木轉戰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黥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撓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趨自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其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眾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鄉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



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往先遣銳卒二千  
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

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

白寅至已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

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

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

斬忠于小舟傳首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

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斯如合符契詔授太尉賜

帶笏又賜札日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繫我憂沖

北歲李宏攘拒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凶徒朕甚嘉

之且以防秋屆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

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江左

太上偉其功詔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內外諸將各

務奮勵其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

軍皆勇鷲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

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

駐鎮江是歲元未與西帥撻李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

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太上賜

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歎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

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



勵將士勦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為奏也浙西趨行

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

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决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

劉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遣兵東衛觀其措意必欲圖

危社稷人神所共忿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

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滌已逼江上而建康

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勦力一心以

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

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

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興言及

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

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

高郵候虜步兵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驅伐

木為柵以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

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社稷憂諸君

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所以拔

橋斷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

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

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杳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

守江乃撤炊爨給之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



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  
行發大儀口時勒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口口戒之日

聞鼓聲則起而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

見以對兀術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酋厲

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五軍之

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色與虜雜出

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至裝

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

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術乘千里馬以遁積尸

如丘垤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

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術還

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賣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

至高郵亦遇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

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

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

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敗奔潰

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羣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乃賜札曰聞

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

甚慰朕望兀術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



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眾俊偉如此  
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  
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

朝廷過計有勸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

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

安故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除少保武成

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

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

王即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茗為瓊報書略曰元帥

軍事良苦不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撻

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望無敢

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上賜札

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慨

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

遐暢卿妻子同行不作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

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

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兼節制

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撫集流

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



曩時煨

燼瓦

礫之場化

為雄都會

府

隱然為國長

城矣

劉豫間遣兵八寇

輒為王所

敗卻生擒偽知鎮淮軍王

拱及食糧軍

數百獻于

朝是年

虜又犯漣水王迎

擊殺其

將孫統領追至

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

宿遷聖

女

墩

王以輕兵破之

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弱而虜

援兵訛

里耶索賈舍人

踵至遂以背嵬輕騎五百衝之

為虜所圍王突圍拔

眾以出

復乘銳掩擊過落馬

湖

五

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

淮陽

旦暮且下會

詔班師王

亟還

道遇

偽齊帥劉貌率金國

三路都

統

太一

字堇鑿

山水

公青

州五路

都統東平府總

管及兀朮舉兵

自河間與

諸道會王勒陣向

敵遣小校郝

彥雄

造其軍

大呼

曰錦袍毳笠

驄馬

立陣前者韓相公也眾

咎

王王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獲

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眾暴尸三十里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

力戰破賊

俘

獲羣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

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

爽節宣

深

體至

懷

副朕倚注特授

橫海

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

撫處置使兼

營田

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

寇至



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

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山陽與敵接境王乃多

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

奉要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

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可歎

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

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

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

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

蔽遮江淮京口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

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

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久於

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判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

既致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

此為機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

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

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闔外之事將

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

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



日修虜師屢劔於是陰謀沮撓吾事奏檜還自沙漠力

勸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

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

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泣涕上章以十數

為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猷大略以謂虜情詭

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

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

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

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

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

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

公佐交割河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賺朝廷雖以王

爵處之未為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

以為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

其言深切懶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詣闕面奏

太上率優詔褒荅其略曰卿忠勇冠時獨當一面

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

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

機會當即召卿眾方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重未可暫

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



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其陛下取河南放疆旣而兀朮戕其叔撻辣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卽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議而怨檜益深云兀朮旣再陷三京又犯漣水

太上賜札田金人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納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卽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迦

口破走兀朮僞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

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

入寇水陸并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

之因取劉洽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

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

寨擒虜帥郭太師僞守王中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卽

日獻俘闕下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

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

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

戰於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



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其  
眾大潰遂奪鍾離捷聞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帥

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

已復據濠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

已况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為

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

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

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

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臊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

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 國勢委靡誰

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

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檜誤 國詞意剴切檜由

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 召諸大將還 闕王及

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

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 不許除太

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

奉朝請其秋 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

平 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 召至簾前曰此為

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

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 郊恩改鎮南武



安寧國之節  
太上數宣召同家人燕于苑中眷  
禮采篤數賜名馬寶劍及其他錫予問勞相踵然王老  
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迺上表謝事冊拜太師問  
疾遣使肩摩轂擊于道於是悉召故人列校勉以忠義  
大節焚通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  
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  
年六十有三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訖聞太  
上盡然為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內帑金帛各三千  
匹兩錫尚方名汞龍腦香以歛襚服用一品所以慰卹  
其家甚至遣敕使徐伸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

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有詔命奉常

策祭于家又詔奉常貳卿輟祭于都門外子孫次第

進秩妻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

此下碑文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戶部尚書今為大

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

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

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

節制水軍此下碑文女八人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

州曹霑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寧國府寧

國縣王萬修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



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

子仁二人為黃冠孫男十六人曰挺奉議郎太社令曰

扶奉議郎直祕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松通仕

郎曰相承事郎曰樞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

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

仕郎王大昌餘未行一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

詔特追封斬王又八年乃賜謚始王鼎貴嘗戒

戲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

行抑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為諱

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嚮也至是得謚

忠武彥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嗚呼

王起西陲布衣杖劍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

何其盛也為平寇將軍為都統制為宣撫使為處置使

為營田大使為招討使為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

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擒苗劉摧兀木鏖大

儀拓東海扞揚楚震淮陽斬獲無非勅敵劇賊而功益

俊偉不可及和議初走虜使稍不恭順王忿其無禮于

吾君誦言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

為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關廟社必偃樓玉陛上

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悉



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爲忤也秦檜用事盡遣中

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

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州歸順父母

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尙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

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書與張憲書雖不明

其事體莫須有王輒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于時舉朝憚檜檜權力皆附離爲自全計王獨於

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

乘閒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嘆

目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駭言雖質而

意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生平不去心竅樞王淵

識王於微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爲諱地

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

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壽使祿足代其耕也若

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爲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

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爲乾沒賢之私上所

錫資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爲之用太上高其義

察其功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其子王復上書租

賦願與編戶同爲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之

優詔獎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



級則斬惜如肌肉嘗謂其將佐曰為國立功人臣常

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賞者乃所以遺爾子孫也天

日昭昭爵祿虛受終必為禍他日為國瓜牙尤當戒

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不已至殺平人

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

武功左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

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戰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

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揚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家楚

州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輜設樂大

謙會俾為婦人收以取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

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令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貌

之鑿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陳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

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

矢入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四指不能動身被金瘡

如刻畫口以日玉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絕口不言功

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杖履幅巾放意林泉壺

觴開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禪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

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羣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

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

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斬王者歲時輒相從詞王



年幾安否以為天下重如此而王日恣口檢在浮圖法

自號清涼居士故雖權臣孔熾王最為所忌嫉而能雍

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續之際神爽益清冠韓瑛

佩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瑛

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臣遺意不敢屈勤

君父上表辭免至再太上龜勉從之其始

終恩遇如此臣雄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尙矣呼吸

雷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

于冊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

將者山西蓋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

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

起翦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傳

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道徑還

呂頤浩方以賊為憂王謂賊既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

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

計乃决傳卒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

乘建飯之勢東歸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議者以為深恨

及維揚危急六飛南渡諸將咸欲西趨岳鄂徑

往長沙王獨以為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

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

宋二十八

嘉納

江左立國之



謀於是乎始定臣嘗待罪太史氏獲覩 日歷所紀

太上皇帝 聖語甚詳最後論戰 議和章數十上 皆

筭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 决大疑忠 義稟於天資 智謀

出於人表視山西以資略雄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

太上屢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而 皇

上 特 以忠武易名直以王 為亮 子儀之流惟 二

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 德音鏗鉤 天下傳誦世忠得

此 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聞宣王中興

如采芑江漢之詩 所述荆蠻來 威王國 庶 定等 事雖以

襲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巍巍則宣王

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 願願采周雅聲為

銘詩以彰 元勳以歌 堯父 舜子知人之明以

稱 指顯耀 韓氏以 昭示 于億萬 世其詞曰

昔在宣靖 崇極而傾 胡酋不恭 神州盡腥

天地 重開 真人龍翔 德業巍巍 周宣漢光

凡此中興 誰實佐命 繫時 元勳 王國以定

元勳謂何 維韓 斬王 王奮山西 起翦之鄉

鐵胎之弓 悍馬長 槊 方在童年 氣震山嶽

逮事徽皇 至于欽宗 天下兵動 外阻內 証

王 先戎行 是礫是翦 浙西山東 績州丕顯



霸府肇新

來乘

風雲

掃清南都

大駕時巡

淮海之間

劇盜蝟

起

解甲東戈

如父詔子

帝幸餘杭

王征徐方

逆臣乘虛

反易天常

戕虐樞臣

都城喋血

凶狡孔熾

震驚宸闕

王在海上

聞變號呼

凡爾眾士

今當糜軀

吾與羣凶

不共戴天

山川鬼神

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

雷動電擊

撓彼凶徒

裂膽褫魄

天位反口

乾清

坤夷

生擒渠魁

梟首大達

有狡汝為

盜據富沙

流毒全閩

血人于牙

大江之西

重湖之南

蜂屯蟻結

虎猛狼貪

三方石城

地數千里

奪攘矯虔

聲勢相倚

當宁謀帥

宜莫如玉

授以斧鉞

往搆其吭

覆其穴巢

鋤其根萌

閱歲未周

三方底平

降旗奔師

捷書相望

貨遺脅從

旌別善良

爾商爾財

我弛爾征

爾農爾田

我資爾耕

仁義之兵

弔伐是尚

帝有恩言

卿古名將

胡馬飲江

充叛以降

金陵不支

洵窺上邦

王整虎旅

邀截歸路

虜木雖强

望風震怖

海艦如飛

江之中流

北到援兵

南到歸舟

水戰陸攻

摧枯拉脆

般傷莫數

俘獲萬計



酋帥小

黠 謹脫其身

敵勢浸銷

皇威益信

未猶不悛

纒數年期

傾國南侵

步騎分馳

逆黨

成林

塵暗穹蒼

九重制

遷

罪已如湯

王曰呼嗟

君父吁食

臣何生為

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

直趨淮壖

親空歸途

示無生還

妙筭既定

有司先施

聲言守江

已駐大儀

衆寡雖殊

我整彼亂

虜騎紛馳

馬足俱斷

四面塵擊

若降若屠

積骸為丘

洒血成渠

折馘獻俘

千里相踵

饒將數百

豈計輜重

偏裨在楚

亦以捷聞

王來窮追

虜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

世忠忠

勇

虜不足誅

江左人心

恃此寧謐

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淮陽鍾離

莫非俊偉

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屯極邊

志清中原

和議既諧

弛強鑠堅

王之論和

忠憤激烈

利害皎然

黑白區別

聖主俞之

權臣讐之

明哲令終

天實休之

孰不為將

孰不建功

動搖丘山

呼吸雷風

惟王天資

與勇將異

達以智謀

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

決於片詞

較彼起翦

王其過之

王起寒素

飯糗衣紵

出際盛時

蛟龍雲雨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用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三事典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聖天子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福祿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為 眷言勲勞 恨不同時

真王啟封 貴窮人爵 忠武之謚 如葛如郭

八言充褒 更瞻雲章 誰克有勲 上不汝忘

豐碑巖巖 億載有耀 凡百臣子 維思忠孝

太師斬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西紹興二十一年十月葬敕使徐伸護其事吳長洲二縣令奔走供役孝宗御題神道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

碑敕趙雄為文碑高十餘丈跌蓋在焉初敕文而未立龜趺畱木瀆嘉定間以景獻恩例敕葬趙希懌於穹窿相傳磨韓碑為趙用者其後始樹碑為樓三成以覆之正與穹窿相直不數月韓氏首喪其長子時有術者言少須幾時穹窿亦未易當繼報景獻薨按碑額乃高宗御題舊府志又云後碑成而額在百步外鄉人云龍陣過揭也今穹碑尚存好事者梯而搨之趙雄文雖未必得其全王事蹟當有與宋史可參

攷者 蘇州府志

右斬忠武王韓世忠碑在吳縣靈巖山之麓予少時



偕王德甫吳企晉曹來殷輩爲上沙之游屢摩挲焉  
歸田後從與有力者拓其文輒以架木懸梯爲難頃  
陽城張古餘攝守吳郡與予同嗜募工搨十餘紙分  
其一見貽懸置壁間數十年訪求之勤藉一慰亦晚  
年快事也其額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碑下題選  
德殿書蓋孝宗御筆碑文首尾萬餘言則禮部尙書  
趙雄奉勅撰石刻頗有曼患以杜夫圭名臣碑傳所  
錄全文細校無甚異同碑云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  
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其下空六字以名臣碑傳  
校之則周氏斬國夫人也朱錫鬯詩斬王墓近古楮  
宮暨六夫人祔葬同與碑不合未識何據潘次耕詩  
碑高三丈字如掌帝製鴻文盛褒獎則誤仞碑文爲  
御製失之甚矣碑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享  
年六十有三與宋史同而元太一統志延安人物傳  
云紹興十七年卒年六十二蓋修志之時宋史未出  
志家得諸傳聞故多誤耳碑未未見建立年月而碑  
首云上纘祚之十五年攷孝宗受禪在紹興壬午次  
年癸未改元隆興至淳熙四年丁酉恰十有五年此  
碑必立於丁酉歲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遵額高約二丈六尺加以龜趺不過三丈



餘蘇州府志謂高十餘丈者未確也額占碑十分  
之四題額十字之下有小字選德殿書四字選德  
殿者孝宗建以爲射殿玉海載孝宗皇帝闢便殿  
於禁垣之東名曰選德規模樸壯爲陛一級中設  
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畧來上可采  
者黏之壁以備觀覽敷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  
隱至於中外奏報軍國機務皆於此決暇則紬繹  
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据碑題則親御  
翰墨亦在此殿也文約一萬三千九百字猝視之  
漫漶難讀而拓本鋪地須極寬敞方能俯躬諦視  
若地隘而有隔闕者不能讀也文爲趙雄撰雄無  
文集可攷碑無建立年月錢氏跋据碑首上纘祚  
之十五年定爲淳熙四年丁酉宋史孝宗紀世忠  
傳俱不載立碑之事孝宗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歲六月受禪明年改元隆興宋人撰文敘帝王紀  
年往往以卽位爲始此碑或連受禪之年計之則  
十五年乃淳熙三年丙申歲矣且碑載二月甲午  
賜謚忠武史孝宗紀作三年二月甲申是年三月  
丙午朔則二月丙子朔甲申爲九日甲午爲十九  
日其爲三年立碑無疑趙雄及書碑之周必大系



銜已泐史傳雄字溫叔資州人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碑所系某縣開國子傳略之据名臣碑傳題沂公趙雄撰則開國之爵乃沂國矣碑文云遂又詔禮部尙書臣雍銘碑据宰輔表淳熙三年七月趙雄自朝散郎試禮部尙書兼侍讀兼給事中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則其試尙書自三年始而傳又略之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累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中書

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必大奏以爲不可必大因除建寧府至豐城稱疾而歸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傳載歷官如此而不詳年月攷張說之簽書樞密院宰輔表在乾道七年三月至九年正月除同知密院十月除知密院未見有再除簽書之事與傳不同而其事總在淳熙已前碑於必大系銜尙存侍講太子字亦係淳熙已前官碑云王之子彥古拜疏請立碑特詔彥古戎服入朝面賜御書傳冠碑首是此



碑因彥古之請而立碑載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史無彥古專  
傳但附世忠傳書其最後官戶部尚書續通鑑載  
淳熙四年正月戶部侍郎韓彥古云云是四年彥  
古已爲戶部侍郎碑所載歷官在四年已前又据  
碑云太師韓蘄王之薨既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  
世忠以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是年十月庚  
子葬下邳二十六年正是淳熙三年蓋足據也宋  
史世忠傳附其子彥直共約七千二百字較碑減  
十之五而所載功績與碑大同是史本之於碑錢

士升南宋書世忠傳二千四百字又本之史芟節  
成文惟畢氏續通鑑取歷年戰功分系於年月之  
下而其文多與碑同是續鑑亦本之碑也今以碑

與史傳續鑑校之有碑詳而史鑑不載者有史鑑  
載而碑或略之者如碑云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

寇將軍史作平寇左將軍史又云屯淮陽會山東

兵拒敵粘罕南宋書作宗翰寇襲慶聞世忠扼淮陽乃分

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

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沭陽南宋書云世忠夜棄其軍走鹽城閣門

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南宋書云羣下輔達李在等皆散爲海盜碑云禮



部侍郎張浚在平江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南宋書云張浚召世忠于常熟碑云  
擒傅正彥師還御書忠勇二字賜王史云揭旗以  
賜碑云兀术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  
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史云撻辣在  
濰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术世忠與三酋  
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李董軍江北世忠  
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曉健者  
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  
絕一纜則曳一舟沈之碑云虜一夕潛鑿小河三  
十里以通漕渠風濤少休輕舸渡去史云兀术諸  
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  
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  
權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  
也又有獻謀者曰鑿九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  
兀术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術刑白馬剔  
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  
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  
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南南宋書云  
翌日風止金人槳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輜重



金石錄卷一百一十一  
馬騾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烘日曝人馬都  
盡孫世詢嚴允吉皆戰死世忠墮江楊家洲僧普  
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奔還鎮江碑云卽命諸  
軍偃鼓下泐三十餘字史云徑抵鳳凰山頰瞰城  
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碑云山東賊白疇笠  
劉忠據祁陽之白綿山王至卽欲急擊之續通鑑  
云紹興二年六月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  
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以拒  
官軍已卯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  
寨而屯碑云追斬忠於小舟傳首闕下續通鑑則

云忠據白面山跨二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爲世

忠所得九月丁亥劉忠旣爲韓世忠所破復聚眾  
走淮西駐于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

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附

于劉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碑作斬  
忠鑑作

北去彼  
此互異碑云湖南遂平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

利州觀察使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韓世

忠連破湖湘羣賊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已遂夾

策叛去碑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

東路宣撫使史云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



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  
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  
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十副  
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  
斛爲半歲之用碑云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  
爲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  
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  
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  
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  
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  
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己卯世忠以  
所部至自鎮江復如揚州碑云朝廷遣魏良臣使  
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初奉  
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  
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  
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僞界引伴官牒付良臣  
等令爲阻絕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  
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



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世忠畱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叅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收遂過桷等共飯世忠遣人傳刺謝良臣繪且速桷等還桷收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爲託晚宿大儀鎮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不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

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時貝勒

舊作聶兒克董今改同人

城間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繪荅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三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碑云兀木還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



以免續通鑑云初聶呼貝勒旣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聶呼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旣以兩使人爲餌安得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興來迓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家先論曲直師直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會經畧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其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陽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欲結場么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卽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



二聖二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曾在  
此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奈何  
更求復地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  
祭祀豈宜過爲恠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  
懇告若或不從却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  
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  
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繪云星夜兼程往回  
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帥已令譯一二日可  
得見矣碑所謂良臣好詞以免者如此碑云鎮江  
置司太上賜札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正月壬  
戌韓世忠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  
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  
喜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  
將士賈勇爭先非復宅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  
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  
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今敵騎  
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碑云虜  
又犯漣水王迎擊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十月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爲齊遣沂海州等簽  
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等擊殪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為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碗仍以通為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有差六年二月乙卯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芻苻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眾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眾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

曰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葉嚇貝勒舊作牙合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與我讐我肯與爾俱生乎葉嚇即馳刺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嚇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



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世  
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  
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  
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貌與宗弼皆至  
世忠之出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  
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勸陳向敵遣小校郝  
彥雄造其軍大呼云云碑云賜揚武翊運功臣史  
云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  
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  
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

寧安化三鎮節度使

續通鑑注云節度開三鎮九  
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

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引兵渡淮與

金將訛里也力戰劉貌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

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碑於朝平江事略

焉續通鑑云七年三月癸亥朔帝次丹陽縣京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帝如建

康碑亦略之碑云太上屈己和我王獨慷慨泣涕

上章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八年十月丁丑世

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旣與

烏沒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



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  
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  
繼發重兵壓境通管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  
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  
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  
許又十一月辛丑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  
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  
民事蹟有實別無詔同外國詐賺本朝之意三人  
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  
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  
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  
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  
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  
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尙爾隔絕  
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  
夜念之何以爲心所以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  
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世忠既  
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史云  
世忠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  
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



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續通鑑云九年正月庚寅韓世忠遷少師因講和恩也碑亦略之碑云兀朮再陷三京又犯漣水王遂率背嵬軍由泃口破走兀朮史云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碑作千秋胡陵大寨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續通鑑云閔六月丁酉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權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三鼓以舟師傅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八月乙亥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

夾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鎗世忠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甦屢矣世忠大賞



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於沂州郟城縣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閱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遂除涿州團練使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續通鑑又載是歲三月辛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闕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以上諸事碑俱略之碑云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復據濠州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金人圍濠州丙午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於聞賢驛敗之丁未金人破濠州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



六十里而聞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為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迥野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塹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為後圖乃全師保勝之道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為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城之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禁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前進矣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十餘騎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埠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為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為令其



走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軍走謂其已  
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眾己酉  
韓世忠引兵至濠州庚戌秦檜奏報韓世忠距濠  
州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  
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  
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旣死真宗  
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  
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辛亥韓世忠  
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  
沂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  
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  
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速歸  
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爲然世忠亦命速  
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于是矢  
著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  
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王子金  
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此事碑載未晰碑云除樞密  
使副上表乞解樞務乞骸骨除太傅進封福國公  
賜第都城史云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  
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買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



歸于國十月罷爲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  
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  
樂南宋書云拜樞密使營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  
有不服者洶洶違言詔令俊飛撫之秦檜縛軍吏  
胡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續通鑑云世忠既  
拜乃製一字中入都堂則褻之出則以親兵自衛  
檜頗不喜老學庵筆記云韓蘄王旣解樞柄常遊  
湖山間李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至  
冷泉亭愁坐遇韓來矜其狀問之李不識韓見姿  
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某有一紙明當相贈李異  
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  
京秩修牒詣府謝韓不復見武林紀事云世忠周  
遊湖山而於冷泉亭尤多盤桓又建亭於飛來峰  
之半顏曰翠微晚年嘗作小詞甚清逸凡此皆碑  
所略者碑云紹興十一年進封福國公其秋顯仁  
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明年進封潭國公  
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史云十三年改潭國公顯  
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  
名慰問者良久是朝謁顯仁在封潭國公之後也  
高宗紀奉迎皇太后乃十二年八月辛巳事碑作



十一年與史不合續通鑑云十三年正月癸巳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二月乙丑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勲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為秦檜所厚故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攷異云韓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以賦租併歸官府重為遠識實麗前賢蓋度越於常人宜顯頒夫異數即指此也碑云二十一年八月四日續通鑑薨于私第之正寢碑前云賜第都城

云除樞密使副上表乞解樞務乞骸骨除太傅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史云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于國十月罷為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南宋書云拜樞密使營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有不服者洵洵違言詔令俊飛撫之秦檜縛軍吏胡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續通鑑云世忠云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老學菴筆記云韓蘄王既解



樞柄常遊湖山間李晦叔目楚官來改秩而

失一舉至冷泉亭愁坐遇韓來矜其狀問之李不

識韓見姿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某有一紙明當

相贈李與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助以錢三百

于李遂陞京秩修牒詣府謝韓不復見武林紀事

云世忠周遊湖山而於冷泉亭尤多盤桓又建亭

於飛來峯之半顏曰翠微晚年泉禱小詞甚清逸

凡此皆碑所略者而周遊湖山事碑有云蓋自罷

政居都城高臥十年杖履下缺下有間字似節指

其遊湖山也碑云紹興十一年進封福國公其秋

天下史云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撓

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

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暝日豈可受鐵杖于太

祖殿下中興紀事本末莫須有作必須有何以服

天下作何以使人甘心續通鑑攷異云朱彝尊謂

宋史作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為得其實徐氏後編

從之今攷熊克小紀作莫須有是宋史所本也据

此碑則亦作莫須有又按史世忠傳云語在檜傳

檢宋史檜傳並無此語惟岳飛傳云獄之將上也

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  
服天下語與碑同然則史作語在檜傳者蓋在飛  
傳之訛也碑云弓之有克敵太上以其制下兵部  
及頒降諸將者是也續通鑑云十一年六月甲戌  
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  
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  
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  
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  
加矣然續鑑但言詔有司造克敵弓據碑則連後  
貌鏊連鎖甲掠陳谷皆下兵部也凡此皆碑略而

諸書加詳者其有碑與諸書小異者高平嶺史作  
蒿平嶺駙馬郎君兀哆史作兀哆賊底河史作藏  
底河轉進武副尉史作進勇副尉王選敢勇二十  
餘人伏堰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史作兵  
二千伏北關堰杭州府志云德勝橋一作得勝在  
覓渡橋西北夾城巷東咸淳志舊名堰橋韓世忠  
子河掩擊苗劉故名德勝陸之清溪洞史作清溪  
洞緝偽八大王格殺數人史作數十人獨與蘇格  
等五騎俱史作五十騎虜騎五千餘史作二千餘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史作張思正別將以後軍先



退別將史作陳思恭皆斬左右趾以徇史無趾字  
楊國夫人史云世忠妻梁氏封安國夫人王守鎮  
江兼制海道史云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以二百  
人伏廟中史作百人除檢校少師武威感德軍節  
度使史作少保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  
使史作副使白綿山史作白面山兀术號知兵聞  
大軍倉卒南還喜甚史作聶兒李堇聞世忠退云  
云與虜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續通鑑云  
撻不野擁鐵騎逼大儀各持長斧斫馬足史云各  
持長斧上撻人曾下斫馬足擒其驍將撻幸耶史

作撻字也續通鑑作撻不野除少保武成感德軍  
節度使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史云五年進少  
保六年授武寧云云東人及太行羣盜東人史作  
馬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史無南字冊拜太師  
以是年八月四日薨史于拜太師在八月薨後今本  
宋史太師此皆碑文互異也碑于茆氏秦國夫人  
誤作太史之下刊去六字据碑傳有周氏蘄國夫人六字碑  
云王之孺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則立碑之時蘄  
國夫人已卒且彥古似即蘄國所出不知碑何以  
刊去此六字也又兼節制水軍下刊去八字碑傳



云今家居終斬國之制世忠有四子彥朴蚤世彥  
直彥質彥古俱存而請謚立碑獨有彥古則其時  
彥古官位較顯得以上請也此碑之立距斬王薨  
已二十六年王初薨時飾終之禮頗爲簡略殆由  
和議之成本非王意而岳忠武之獄王在朝堂又  
直言其誣檜實深銜之故薨時其子未嘗上請直  
至淳熙三年檜死已二十年始請立碑且得直書  
罷兵還朝之事耳碑在靈巖山西視先曾祖贈資  
政大夫大理寺卿墓在靈巖山北護村硯山之下  
去韓墓不遠每值拜掃過此輒摩挲碑下然穹碑  
細字不能詳玩今得張古餘太守所贈搨本始克  
展讀且以其文至一萬四千之多而與諸書參校  
仍多所略因詳攷之并互異者備錄以資參攷碑  
中缺字甚多錢君侗在嘉定有書賈以宋刻杜大  
圭名臣碑傳求售乃取此文與碑參校凡碑闕字  
宮闕得盡補注然碑傳有與碑字多寡互異且尙有譌  
水誤之處不可從者仍從碑文之舊又碑傳缺一頁  
自王怒且罵至陸必元止碑於此頁所缺五十餘  
字無從校補矣今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  
文瀾閣貯藏四庫全書名臣碑傳業經錄入好古



之士不難就閣瞻鈔則此碑缺字可得其全矣

潼川府學泮橋記

碑高八尺八寸廣五尺三寸八分  
八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

水與道同體故帝王資已建學天子曰辟靡諸侯曰泮  
宮則又其等也潼川古大敦學視泮宮口典葺有泮水  
湮塞歲久乾道九年夏祿掌郡文學太守馬公諉  
已濬復或謂文明之地埴缺不宜按類水之制自西而  
南而東式方皆水直南當輿梁以道往來於是即土為  
橋鑿渠通水使東西相承上施欄礎以延波光旁列四  
趺以固栢植視之流貫若弋凹然其缺也論定役興畚

鍤四集疏闢立就方命釘爨而

馬公奉祠西題

提點刑獄何公兼府事令未及下首圍持功若出已

意即鳩工伐石具舟運致斲鑿扁礪雷動雲合口砌平

不罔淪規畫禮適被潛檄試貢士武信暨題則見罄橋

飛虹流水印璜風日凝瀾月星澄瑩儒學氣為頓增爽

儼芹藻菁衿超然若生於千百載之上而獲游先王之

序序矣士口口古及循非才非不逮也政教失軌物

廢習見苟簡志氣無所發越而胥流下也道學之妙口

焉而得者深而艱感焉而得者易而樂故職教化者示

之德行寓之形器槃盂几杖有銘宮室車服有度皆所



以使學者目擊心悟怡然自得也浮圖老子之居精極  
詹麗猶能起人敬信矧夫水有澤物之仁清明之智流  
行適宜之義盈不踰節之禮進之不己之誠聖賢寄意  
於此美類最遠一二公深明制作之本力補墜典之  
缺諸生入門而見古制升堂而味古書終日所從事者  
無非先王之舊其胸中豈不翻然有感而思自致於國  
人之地哉繼自今賢才輩出然後知泮水之復果益於  
名教也 馬公名騏字德駿立 朝爲中書舍人

何公名熙志字忠遠立

朝爲御史臺檢瀆官

道學政事藹然俱蜀耇輩其所建立可紀類如此淳熙

元年六月旣望門生從事郎充潼川府學教授白祿記  
門生廸功郎新劔州陰平縣主簿主管學事胡鼎書并  
篆額

魏城縣通濟橋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  
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承議郎知魏城縣事尹商彥書

繇兩蜀道長安道襄漢畢出於魏城縣車輿步騎往來  
日纏屬縣繚大谿其深二十尺廣六倍官舊爲梁叢木  
桑土歲漲潦不能支輒蕩去吏循故牘徵木於民得大  
小六百章廼復就民勞於成毀病之而販負細人適當



壞多涉溺溪之上有為浮圖幢石者招其險魄也余為之宰始命伐石于西山得為柱者十有六為版為楸者半率巨壯力敵百鈞板其趾穿植以柱柱為三門壓以楸又為方砥層累於兩柱之間架木為宋閣其上凡二十楹其廣如溪從十有八尺飛簷列檻其楹如前丹矚輝明氣象偉傑北道千里行者創見經始於淳熙己亥十月之望斷手於庚子二月之朔是役也費甚廣以儻工市材而民不知橋成越四月水大至濤鼓風湧與梁爭高而砥柱岌立飛閣渠渠若丘陵焉驚流無以用其暴於是可以紓民之役而遷行道之安也通濟舊號大其字以揭之庶後之君子由其號以知其實有以敬其事是年秋余秩滿去邦人具石請記以文謝不能姑為誌其略

按魏城縣宋時屬綿州巴西郡總隸于成都府路其地北達關中東通荆襄碑故云長安襄漢畢出于魏城縣也八元以後縣省入綿州今仍之碑無建立年月据碑云斷手于庚子十二月之朔則當

淳熙七年

友石臺記

碑共四石各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三分第一第四兩石皆六行餘俱七行每行皆十九字行書在建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剗旁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輦羣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憇也石出吾里無嵌空奇恠之姿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爲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佩有若祈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氣剴切有若祖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斷斷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狷介而沉者次之爲勇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恠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瑋亦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礪苟逐物從好以茲爲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爲基立五嶽爲塊鄧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人觀之亦掌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恬然理會則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



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爲是與則倚而歌據而瞑皆  
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之此屏山先生紹興甲午  
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臺誦記仍稽年  
譜而知闕憲與公所築乃肇慶榮滿時仰慕高風拜  
手敬書以遺公之孫子焉

友石臺記朱文公淳熙己酉年書記後書云此屏山  
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按宋史儒林傳劉子翬  
字彥沖學者稱屏山先生以大儒之文得朱夫子書  
之而益彰矣朱夫子書似不一格他所見者不具論  
惟舊得家傳詩禮四大字筆法端嚴此書則極流動  
然端嚴者自逸流動者不放要是甲正和平之氣流  
溢于筆墨間者也是碑在福建建寧府載天下金石

志中

觀妙齋金石攷略

按此碑無建立年月未有朱子跋云此屏山先生  
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  
臺誦記云云紹興無甲午甲午歲爲淳熙元年攷  
宋史劉子翬傳卒年四十七不詳何年傳稱父幹  
死靖康之難子翬廬墓三年服除判興化軍計其  
時當在建炎末年羸疾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  
年其作此記當在此十七年中而以意度之所謂



甲午乃甲子之訛是紹興十四年也傳又稱熹父  
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卒爲儒宗蓋朱子  
從學于劉子翬故跋此記稱後學跋作于己酉爲  
淳熙十六年距子翬作記又四十六年是時朱子  
當是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  
撰奉外祠之時也跋稱登臺誦記似記已刻于臺  
上然無明文而又有紹興甲午之訛不敢竟定爲  
甲子則碑無可系因系于朱子作跋之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十九

漢陰鳳凰山神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五尺五寸二十六  
行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漢陰

宋鳳凰山神昭烈公廟碑

□□漢陰之鳳凰山爲山鎮最鉅禹導嶓冢內方雖於  
夏書不述顧饒風女□牛山峙其西東□氣象獨磊落  
雄秀□□□金海瀆之爲望宜建嶽號降 神宅靈

日大振顯按圖經山亦□□□巒排嶂疊爲層□十有



二□□□□□□□□如翔羽矗立千仞綿裘盤踞踰數  
 百里漢江繞其陽月河注其陰上列三湫下漑萬頃雷  
 風雲雨□□□□蛟龍□□山祇木魅百怪屏衛異時  
 宿將嘗據其險以備攻守其亦□□臣伏橫陸夷曠行  
 於□□□□□□□□□□不斷 神之啟當□□  
 □□□□□□□□式祝號加公爵曰昭烈賜廟額曰靈□  
 以崇□□□□□□□□□□不塊□帶京□至  
 帝□□發祥□□□□□□之祝融汾之臺駘□司□山鳳  
 □□□□□□□□□□□□□□在國之封內□□  
 祀秩水旱疫癘則□□□□祭元豐初 神以□□雨

雪錫□□□□□□□□□□□□□□附□□□

□□□□□□□□ 神之聰鑒□歆依民和□相影響

暨□□□□□□□□□□□□□□□□□□焰

鳳立祠□同委□壤惟 神之貌象物儼然宣撫岳

飛奏請申□命□□□□□□□□□□□□□□

神冠□玉立慘氣威□駭心動目恍若見其驂馭

羣龍揮斥雷風漢紀將軍生面□□□□□□□□

□□□□□□烈矧惟邃殿寢宮長廊崇廡脩門廣庭潭

渾巍巍其齋□祠室井甃庖廩列豆□□□□□□□  
 □□□□□□□□華煥鮮麗於 神之膺享稱其



尊虔且於茲山增輔壯□□□之祝史則□□□棖棟

摧□□□□□□□□□□蝕繪□□厥初除地藉草

滋甚於黷□ 守帥四明楊公□□往返展敬愀然屬

□邑令何君□□□□□□□□ 神均德茲土廟之

弊是忝於 神而愧 公之志敢不恪恭敕事於

時道洽民格□□□□□□□□□□緒以充役

費竹木瓦甃鐵石丹堊以枚數斤會者四萬八千有奇

百工鳩力計□給□□□□□□□□□□□□□□之

墮廢經始於紹熙改元八月癸未訖事於中冬之戊寅

比 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賦二詩冠冕前作又大書廟之額榜侈其光華歲

遂大熟無水旱疾癘先是己酉冬 公以□□□□□

□□□□□□鐵石之心始敷密雲已布水沉之烟未斷

雨雪其雱之語揭於謝文士夫老友交□為美□□□□

□□□□□□□□公像以誌崇陰仲以為君子忱誠通

天寅燮之柄實總理百神 公抱負道學德業初遷

撫□□□□□□□□威伸於雷霆之餘迺沐以春

和之膏澤有如去橫費禁苛歛安邊陲和軍心興學校

作士類重農政□□□□□□□□險灘綱舉條叙密輔

宏化列城叢祠方率職惟謹鳳亭繪像何翹涵大江之



月升太山之雲然令與民敬□□□ 神屬仲記脩

廟工役因詔遺思於無窮嗚呼宇內山多以鳳名茲山

獨倚 神為重 神之祠又倚 公為重異時

山可磨滅 公之德永配 神不朽石泉密在景

仰令具碑文請亟書刻之仲三薰臨文□之古碣其□

□雪風雷祥貺異此書之殆不勝書第欲鏟去箕筆刪

鬼愁志怪推顯音□□章僊翁飛蛻之逝□□□□□

□□□□之德與山俱高令青城忠義故家撫仲之言

曰然是為記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議郎宣差

知金州石泉縣兼管勸農公事王仲記承直郎宣差知

金州漢陰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何聖書眉山家應龍

篆額

按是碑乃宋紹熙時所立鳳凰山神廟記碑為風

雨所蝕幾不可句讀就其文觀之知山神於宋時

曾加公爵并賜廟額宣撫岳公又奏請裝脩貌像

殿宇頗稱宏敞其云上列三湫下溉萬頃當是謂

龍神也鳳凰山在漢江左岸故曰漢江繞其陽月

河注其陰月河即水經注所稱之月谷川也今漢

陰城實在漢水之北五十餘里襟帶月水地無高

山峻嶺左右坡坂殆即水經注所謂月坂歟鳳凰



山峻嶒江岸高插雲霄宜爲宿將據守以備攻討  
攷北史謂之金鳳山昶官陝右時因公至此徧訪  
地志旁詢鄉民山神祠宇絕無人知惟殘碑斷碣  
委棄榛莽而已

### 山河堰落成記

磨崖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一丈九尺八寸四分共  
十六行行九字每字徑六寸許隸書在褒城縣

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甄  
戎帥玉宗廉以二月丙辰徠勞工徒堰別爲六凡九百  
三十五丈醜渠四百一十丈木石工計七十二萬四千  
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

季夏大水六堰盡決焮使者被

旨兼守事會凡

役慨念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常廼官出錢萬緡爲民  
助查沆賈嗣祖晏表張柄實董其事

按宋史河渠志山河堰祇載乾道七年吳琪發卒  
助役修堰之事此後無文自乾道七年至此僅二  
十餘年乃以紹熙四年大水決六堰此堰被決遂  
致重修晏案臨淄人知南鄭縣見鄒君碑題記

###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廣二尺五寸兩截書上截十三  
行行十二至十四字下截十七行行十七字行書額  
正書



□□□□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  
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  
循潔斯文彪蔚鄂不照乎移華龍驥驤乎雲路則公山  
正禮築高足於前冲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  
作郡平原拒胡羯而清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趙  
升等第尔來蹉跎猶辱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  
故冲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苙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  
正及春水翫哉之子道在何居魯郡公顏真卿叙

右顏魯公帖口番本迺送劉太冲叙也併及其仲氏  
太真口舊唐史文藝有太真傳不紀其與伯氏繼登

天寶上第文集二十卷見館閣書目墓在縣北號柘  
塘神市人月有祭禱必應深陽人尤神之神道碑裴  
度撰蔣潼書昔曾易置口解旋轉縣齋接到官初得  
之縣庖下僅存口百七十有九字同郡李兼經從相  
與起口鄉賢出其家藏顏帖再摹入石并斷碑口口  
廳壁叙言彭城華望以劉於此邑為著口口墓云宣  
城陳留是也開府澤州公山正禮表其先世也平原  
從事銓部甲乙顏常汲引口也蹉跎卑位悼其窮也  
句溪春水此邑時屬宛陵也鄭薰北望樓記言元載  
貶顏夷陵別駕後遷廬陵刺史道出莆塘有左伯桃



詩第序腦亡太冲彭三字考汝越帖亦然莫可補闕  
云慶元己未上巳宣城戴援跋邑人秦堦書額

毗陵潘壽仁模刻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別有異  
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  
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  
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  
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

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畫禪室  
隨筆

右叙載魯公集行書筆筆作折釵股法爲顏書之冠  
按宣城戴援跋云得劉太真墓碑于縣庖下同郡李  
兼經因出顏公送太冲真蹟遂刻石同置縣齋此碑  
蓋刻于慶元間趙氏已不及見然真蹟猶藏于陝西  
東氏吾邑宋閔叔遇東孝廉于京師獲見之紙碧如  
玉墨黝于漆歷數百年如初落筆者首闕劉太冲彭  
四字與刻本合冲弟太真史有傳登天寶上第文集  
三十卷神道碑文裴度撰蔣潼書史旣不爲太冲立  
傳而太真傳又不及其兄微此碑冲幾湮沒無聞矣  
米元章書史云此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也華陰王  
宏撰云此序真蹟爲渭上太宗伯南子興先生故物



一孝廉借觀未還而逸其姓豈即東孝廉也耶金石錄補

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為唐珂所收其子常語米老

謂與智永手文柳公權等書同葬則世間已無此帖

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當時有密為

王詵購去之語豈果為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

米氏書史稱珂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

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

善鉤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此序不記所作之年

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

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

追為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

明遠叙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叙中言昔在平

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

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

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

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牋書碧

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為腴潤竹雲題跋

此序淳熙續帖亦有刻與世間流傳本迥不同其鬱

屈飛動處更出今本之上今本首行全闕劉太冲者

彭五字或以小楷書補之淳熙本首闕上半行太冲



彭三字尙完冲字有微闕劉字闕右半劉上尙闕三

字則不可知何字矣虛舟題跋

寧遠記

碑連額高六尺三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八分兩截書上記十九行行二十五字下條目二十行行十五字

正書隸額在杭州府學

寧遠記

國子司業左介記

國子錄陳一新書

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爲司成有李迪功壽朋者老矣不仕養於學謁司成具道太學有義冢久弗葺司成樂聞之亟訊其顛末云昔淳熙間故待制張公

宗元以所得分地七畝餘弃之學以葬遠方士子之不幸而死者名廣惠山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里道梯子領步漸高坡隴相屬至方家壩卽其所也山之東爲官衢西直循王府山其南接民家方氏墓北距郎主簿山廣袤十有五丈幽靜閑寂面勢頗稱舊有守者廩稍不繼棄之去以故殯者少地益不治司成命學錄李君元白孫君濶往視之舊殯凡九各有表識喟然歎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是非學校之責乎乃裒金錢加修焉卽土周而甃以石循山趾而繚以籬徹舊門



而改作之增爲三間以備時祀之所廣出入之路復命  
守者給以券食既成祭以安其神又定津送之費官以  
給之制時祀之式使歲舉行之榜曰寧遠司成之惠甚  
渥也嗚呼士不幸而死又不幸而貧或遠不能以歸葬  
則殯於此者豈不愈於寄之僧舍乎朋友致歲祀墓丁  
供洒掃政使有家殆不過是昔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  
博之間三號遂行孔子以爲合於禮然則斯殯也而遂  
葬亦豈不可雖然庸廩不繼時祀不修則朋友義廢而  
寧遠之意荒矣尙其永念之哉

嘉定元年九月日

條目如后

一每歲清明舉錄前期關諸齋每齋率錢叁鏹省委  
公厨具鷄黍之屬至日舉錄一員輪請長諭二員同  
詣義冢致祭遇晴則行其儀用鷄黍從食果子共十  
豆酒各三酌墓神用鷄及果子共三豆酒亦三酌並  
備祝文香茶之屬祭畢以所饌給墓丁並隨行僕從  
元造長卓貳隻用畢仍寄留墓丁家

一兩學生員有不幸身故家貧地遠合葬義冢之人  
本齋長諭保明申舉錄備申本監請官會貳拾千充  
結砌等費委舉錄長諭及其鄉人營辦非就義冢安



葬者不給葬之日請本齋集正直日送至墓所

一募丁陳勝月給係轉運司給到小券一名專充看

守不許本監人輒行攙請如或運司給付不時許墓

丁經監投狀本監即與施行 陳□□刊

按此碑杭州府志引武林石刻記僅載撰書姓名

及高廣行字之數不言碑舊立處所李制府衛西

湖志金石卷并不載此碑可知此碑之不顯於世

久矣碑云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為司成

宋史儒林傳戴溪字肖望 沈光作戴溪春秋講義序云字少望永嘉

人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 按宋史選舉志孝宗時在朝請要官

期親許牒子弟作待補國子別號 監潭州南嶽廟

考校此別頭省試疑即別號之訛 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

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除慶元府通

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和議成

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叅議軍事數月

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六轉為太子詹事

兼祕書監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

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傳載溪之歷官

如此据碑則開禧二年官兵部侍郎已前官司成

史皆畧之碑云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



里道梯子領至方家塢劉寺者咸淳臨安志云紹興十八年建十九年賜褒親崇壽額西湖游覽志云俗稱劉孃子寺劉貴妃父懋因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爲功德畱青日札云西湖褒親崇壽寺乃紅霞帔劉貴妃香火院故俗稱劉寺紅霞帔者宋宮人品名也江湖後集載周端臣劉寺墳園詩萬頃蒼寒擁寺門寺牌金字御書存其規模可想梯子領同嶺似卽梯雲嶺在慈雲嶺東方家塢今作方家峪咸淳臨安志在錢湖門外路通慈雲嶺梯子嶺按爾雅釋水注谿曰谷或从山集韻塢四方土之可居也又水厓曰塢是峪塢義同而音亦相近然今人皆不知有方家塢之稱矣至碑載循王府山郎主簿山皆不可攷寧遠二字是太學義冢祠門之題榜記中所列條目三則制簡而儀俗想見南宋太學師生用意忠厚可以風世其云每齋率錢叁鑲省者正字通云凡圓廓有孔可貫繫者謂之鑲是鑲與貫同宋史食貨志錢幣不詳省字之義嘗見南渡初製銅牌文云臨安府行用準二百文省準三百文省準五百文省宋時民間行用有以八十及八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十五爲百者疑卽此省字之義歟袒在西湖修志  
日搨得此碑及主講敷文乘暇日徘徊方家峪尋  
此記中所載各舊蹟則荆榛彌望詢之山樵野牧  
無有知之者矣並詳於此以志慨

澱山會靈廟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文廿四行行廿七字正書  
額題會靈廟記四字篆書在青浦縣澱山廟左壁

會靈廟記

祀天下之大典也德不被物功不及民者不在是典禮  
所以報歲功也凡水旱疫癘螟螣則黜其方之神然則  
在是典者庸尸素哉嬴秦時 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

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瀦亂流以泐水患

澱湖之

靈其季也罔咎之利舟楫之益民歌叟豐蔭害不生一  
方之氓均飫其惠嘉定七年孟夏大旱奔走群望有禱  
輒爽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屋躬至巖扃檀木始然  
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傍晚曉辟易陸固自若不  
衡不倚若有相者得魚得蛙速雨之徵必冀所求不獲  
不已白魚旣躍蛙亦隨至霏雨霽注三日足用歲大有  
秋申闡

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齊夤

奉其行以侈

君賜以荅 神貺觀者如堵震動

山谷水天一碧幽顯咸若黃耆給背歎未會有相眡而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作曰水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不知幾縣吏之  
禱於斯也一朝潛德撒覆於吾賢父母之手久矣吾  
神怕其德而敷其惠也褒封之後凡所以惠我者亦豈  
有加於疇曩而貳其心哉獨嘉吾賢父母能講明政之  
所先務使朝廷恩渥不及尸素之鬼足以風厲  
素食怠事之人俾敏厥修予聞而嘉之遂彙括其言而  
文之俾修歲時之祀者歌之歌曰  
湖山兮蒼蒼湖底兮天泱泱樓凌空虛突兀兮金銀鐺  
舳艫兮轉輸秔稌兮繞湖不知其幾千萬兮寄豐凶於  
慘舒烟冥冥兮雲澹風蕭蕭兮葭菼具闕兮襲靡窳物  
不疵癘兮民不頷顛煥兮榜題雨露兮新滋神之靈  
方聽之

嘉定九年孟秋既望前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

祖居簡記

寄理

勅賜進士出身嘉興華亭支鹽官建安

徐榮叟書并篆額

澱山普光王禪寺住持傳法僧

立石 高舉刊

按此碑撰者僧居簡書篆者徐榮叟居簡自稱前  
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雲間志載明行院記則  
云勅差臨安府淨慈光孝禪寺住持北礪居簡記



嘉熙初元立此碑立于嘉定九年彼碑則在後二十一年矣四庫全書錄其所著北磻集稱居簡字敬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敕住淨慈光孝寺因寓北磻日久故以名集其集詩文各爲一編宋代釋子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契嵩之文博而辨惠洪之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摭拾宗門語錄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据此則居簡工文觀此碑可得其槩矣居簡晚年又嘗住嘉定南翔寺今尚存二碑是其所撰也徐榮叟宋史有傳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及考應龍傳不詳何貫朱竹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作浦城人此碑自稱建安與題名記異傳稱榮叟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累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嘗載其初任華亭支鹽官蓋史略也碑云勅賜進士出身此爲後人系銜用賜進士出身之所昉而此上有寄理二字未曉其義以臆揣之當與權攝治理同謂支鹽官非其本職一時暫寄耳其云嘉興華亭則此時秀州已升嘉興府也支鹽官宋史職官志食貨志皆不載此官雲間志倉庫有支鹽倉在縣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朝



旨移置本縣又廨舍凡十支鹽官廨舍列于第十  
是其職居于各官之末蓋卑甚矣廨舍在縣南二  
百一十步榮叟之居此官志亦無傳可攷碑云嘉  
定七年孟夏大旱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垕躬  
至巖扃檀本始然冰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  
傍睨辟易陸固自若不衡不倚得魚得蛙速雨之  
徵白魚既躍蛙亦隨至霈雨霽注三日足用朝廷  
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夤奉其行觀者如  
堵震動山谷云云雲間志不載災異華亭縣志祥  
異不載嘉定七年之旱知縣事李伯壽雲間志僅

載知縣題名云李百壽嘉定七年任而亦無傳百  
壽伯壽志與碑異或志有傳寫之訛主簿陸垕則  
雲間志與松江府志華亭縣志皆不列于題名雲  
間志載主簿廨舍在縣西七十步又亭館條下云  
公餘風月在簿廳後嘉定九年簿四明陸垕建始  
知垕是四明人也以求雨有應之主簿可謂賢矣  
而志乘無傳賴有此碑傳之咸淳臨安志載陸垕  
號盤隱官府判嘉定中與僧居簡倡和而不詳其  
貫四明可据以資互證又檢靈隱寺志載垕所作  
冷泉亭放闌水一詩云泉聲飛出闌委折綠陰間



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欬疑石墜水定見魚  
還難得同猿鶴游吟半日閑附錄于此以見其兼  
能詩也碑書禘與蜡同從廣韻也其云民歌婁豐  
與唐石經周頌婁豐年句同漢書屢俱作婁說文  
有婁無屢新附始有之可知南宋時所行毛詩尙  
仍唐本今監本汲古閣本則皆傳屢矣澱山今在  
平陸登巔望澱湖遠隔二十里外碑云水立晝昏  
濺沫飛濤則宋時山猶在湖中矣祈雨取水以得  
生物爲驗若今旱禱龍洞求得蜥蜴迎歸而雨降  
是也得魚得蛙想亦蜥蜴之意故魚躍蛙至爲所  
求之俱遂也沮洳冠裳旁睨辟易則風浪中見神  
之降矣朝廷賜榜屋親捧而來故觀者震動山谷  
大抵神舊有祠至此始有賜額也祠之創始無從  
追攷陸廣微吳地記但云秦時有女子入柘湖爲  
神卽此祠也雲間志云柘湖今堙塞爲蘆葦之場  
神亦弗祠今澱湖中普光王寺亦有三姑祠靈甚  
湖旁三數十里田者與往來之舟皆禱焉故老相  
傳秦時姓邢氏女兄弟三人卽柘湖所祠也至元  
嘉禾志稱三姑祠一在府南七十里柘湖一在東  
北七十二里澱山湖嘉興府志載海鹽縣秦置後



陷爲柘湖移縣武原鄉漢時又陷爲當湖移於今處然則柘湖舊屬海鹽三姑祠舊在柘湖因湖堙而弗祠則柘湖之祠廢久矣不知何年建於澱山雲間志未能詳也宋何松年三姑祠記則云秦始皇時邢氏有三姑長曰雲鶴夫人主沈湖次曰月華夫人主柘湖季曰降靈夫人主澱湖則是三女分主三湖而三夫人之號不能詳其爲何代所封今志乘可攷者惟柘湖與澱湖其沈湖之所在及有祠與否從無述及者此碑云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瀦亂流以泔水患澱湖之靈其季也是亦以在澱湖者爲季女在別湖者爲長次二女但柘湖沈湖無明文耳然松年記又云夫人邢其姓家澱湖東地曰柘谿降聖夫人少奉普光王之戒故其後遂蒞澱湖夫普光王釋典向無此佛名至唐中宗時僧伽建寺請名普照王寺中宗以照字是天后諱乃改爲普光王寺語見曝書亭詩集註安得謂秦女奉普光王之戒耶莫儔澱山建塔記義燈禪師建塔夢中有榜題曰普光王寺後請額以符其夢其柘湖秦爲海鹽城在嘉興府南七十里安得謂秦女家於澱湖東之柘



谿耶然則舊說之訛傳自宋時已然矣今觀祠宇  
在普光王寺山門外左首數弓之地建屋二進前  
為廟門後即神殿各三楹不甚宏敞而門前殿後  
別無餘地可以再增屋宇似此形勢顯係先有寺  
而後有祠者松江府志以神為寺之伽藍非無因  
也寺初建於建炎元年賜額於紹興八年則其基  
基不過在建炎已前當不甚遠農田餘話稱舊有  
登禪師者始結廬於山居人捕魚竟日不得就師  
問故師曰但以爾舟載土詣吾山當遂所願積累  
既久因以建寺蓋山本低小賴漁舟載土積累始

寬所謂登禪師或即莫傳記所稱之義燈則建炎  
已前建寺建炎以後建祠無可疑者碑云神來止  
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蓋祖述何松年祠記之語  
耳神最靈異謁祠者稍涉褻慢即有禍災故祠門  
常閉不敢輕啟碑在廟庭左壁與沈氏捨田碑內  
外相背在牆外者蔓草荒翳從無人摩挲椎拓想  
昔總修青浦縣志採訪者不能蒐及遂致失載雖  
會靈碑文錄其大要而首尾不具茲幸朱君朗齋  
錢君同人以重九登高啓巖扃陟荒逕筭得此二  
碑亟為備錄于此俾後日續修郡邑志時取以補



入也又檢曝書亭集有借陳同知昂四人登澗山  
寺謁秦女祠分得合字成三十韻又陳君緘寄普  
光王寺二碑成詩三十韻二詩中皆無一語述及  
紹興二十八年沈氏捨田及嘉定七年華亭主簿  
陸厚祈兩請額之事是陳君當時緘寄別是二碑  
迥與此碑及捨田碑不同而詩內又不言陳君所  
寄之二碑何代鐫刻何人撰書所記何事詳玩楊  
謙箋註此詩引用莫儔建塔記又載入青浦縣志  
者有何松年三姑祠記皆宋人作似應有石刻則  
陳君所寄或卽彼二碑今普光王寺內外遍尋除  
會靈廟嵌壁二碑之外並無別項宋碑詢之寺僧  
亦皆無有見而知之者竹垞作詩在康熙庚辰距  
今祇百餘年昔所搨者今不可尋今所得者昔亦  
未見甚矣蒐羅金石之難也

羅池廟迎送神辭碑

碑高九尺三分廣五尺五寸十行行十六  
字正書後又小字跋五行行書在馬平縣

荔子丹兮蕉黃雜着兮進侯之堂侯之舩兮兩旗渡中  
流兮風汨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駒兮入廟  
慰我民兮不嘖兮以笑鷺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  
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侯福  
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杜  
充美兮虵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  
世世

宰相進退百官賢之遇否係焉

柳侯名重一世竟老遐陬繫誰之責嘉定丁丑春良  
赴柳幕道長沙謁帥相安公先生臨別授坡公大  
書韓昌黎享神詩俾刻之廟傷其不過也良甫到官  
攝邑柳城繼易僉賓州回白郡太守桂公慨然從  
之於戲侯賢而口誠獲遇先生必始終光顯于

朝奚至一擯不復用韓之文得蘇而益妙蘇之書待  
先生而後傳邦人聚觀咸嘆謂若昔不過疇非遇  
於今耶先生察百官之進退有賢如柳尙何憾  
如韓如蘇蓋同一際遇大慶也重陽門生從政郎柳  
州軍事推官權僉刺天台口良謹跋立石朝奉郎權  
知柳州軍州事借紫永興桂如篋命迪功郎柳州州  
學教授豫章廖口口書丹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享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

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爲正

東里續集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



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恠嫚

客死當是伊伾文態未洗盡耳

弁州山人四部稿

余無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鄞張君所惠似是先用鈎法具間架後乃更用筆書之者穠艷而勁發有勢疑是南禺先生所臨因此思其原本必絕妙今跋稱是坡公第一碑諒不誣也羅池神能使嫚者死世俗驚畏正在此司寇乃以伾文態嗤之是董狐筆

書畫

跋

按原碑沈傳師書久佚集古錄言昌黎集本作蕉子

黃沈無子字是刻與沈同又云沈作而秋鶴與飛誤

是刻作秋與鶴飛無而字吟下有芳字與集本同

西粵

金石錄

按此碑韓文蘇書嘉定丁丑天台口良重刻於柳

州馬平縣羅池廟舊說相傳估客過柳江者搨一

紙即無風波之虞遭亂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

當築處城輒圯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仍置廟中

良缺其姓官柳州推官而署其跋云重陽門生所

未詳也丁丑為嘉定十年碑當立于是時跋云良

赴柳幕道長沙謁帥相安公先生安公當是安丙



宋史安丙傳丙字子文廣安人累升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嘉定七年三月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良道經長沙則詣潭州謁安撫爲便也碑刻異同已詳諸跋不具論

### 建康府教授西廳記

碑高四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十八行行三十字正書在江寧

余同年進士諸王宮教授四明范君之子光分教金陵貽書於余曰金陵學官舊惟一負今西廳是也紹興

初留守尙書石林葉公以行都請增置故東西對立西廳歲月最久棟宇寢壞殆不可居光到官之初懷一日必葺之念而未敢及其私既七月學政粗舉始請于郡留守侍郎隆興李公慨然興念捐金與材委吏督工撤而新之其規摹位置受成於光而財物出入則有司存經始於嘉定十四年十月之庚午落成於十二月之丙寅舊門由學官以出今易而南西直秦淮橫挹鍾阜朝夕縱覽心自開明亦足自壯幸爲我記之余辭不獲命因廣其意以復之曰天下之理內外本末初無二致君子居室一日必葺亦猶吾身必不可須臾不加省察



而使各循乎理也故積基而堂架梁負棟室奧深嚴門  
戶無壅君子之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卽  
之也溫君子之容也如鏡之明如水之定泛應縱橫無  
適非正君子之心也自內以及外由末以求本豈容異  
觀哉子之學旣得於家傳又能從先生長者游其必有  
見乎此想其橫經退食招諸生登斯堂燕私從容凡心  
目所寓亦必講明乎此不然則一室之安一身之便耳  
豈子之志哉嘉定癸未上元日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 實錄院檢討官鄭自誠記宣義  
郎充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勳篆額

右重建建康府教授西廳記景定建康志天聖建學  
置教授一員紹興九年因左丞葉公奏照西京例增  
置一員分東西廳東廳在學之左西廳在學之右宋  
史職官志但載列郡各置教官而京學教授有二員  
畧不之及亦其疎也篆額者爲宣義郎江南東路轉  
運司幹辦公事趙與勳攷宗室世系表未見與勳名  
惟秦王德芳九世孫有與勳或卽其人乎

潛研堂金石跋尾續

治平寺藏輪殿記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七寸十三行行  
三十六字正書額題建藏殿記四字正書  
祈澤治平寺建藏殿記



勅額治平其來遠矣因初師置覆鉢之地故後人營環塔之宮左眷金陵傍鎮驛道祝龍救旱靈感六朝蓋古石書有可考焉自嘉定之己卯有檀越李子清者距寺不二里占籍寺東古彭城上團也每出郊行不厭入寺家世潤屋不慕經營見聞慈善雅所敬重其先捐錢披剃本寺之僧曰一十有餘人

法超趙清竇寶

而他刹又有

公之施者多不此紀也與夫築梁通津微恩涓惠未易僞許忽一日入山修設與族弟釋法超從容話次廼曰此山僧衆足矣但延置禪衲歲無生計可供齋厨不若闢堂左隙地而建藏輪焉姑欲寡助常住不亦可乎况

木植合用吾廬有之既而諾請僧員法超法起爲之幹造次以命工計慮獨啓巨誠鼎新創造天宮法輪寶殿一所及下彫鑿像儀毋容哀外工畢更飾藏輪佛金一面其興事僦工愈多愈費隨胥隨有畧不憚煩纔僅越朞之月已慶落成之舉如土石竹木之工計者奚翅十萬鈔貲糧緡費之計者奚翅一萬而寺無毫髮之補彼亦奚慮及耶不虞幹造一釋殿成七八相繼圓寂悉以藏事委於寶華者而寶華雖不能任得代師起之衣鉢不容辭焉善哉且人之一發慈言則千里福應况李君建佛塔廟者乎其功德爲如何念惟月浸歲深日更時



異謹刊諸石永為善信之士之規鑒云嘗鉅宋癸未嘉定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攝藏事實華記

時眾徒弟僧普寧志立善達法誠法圓寶海寶江都勸緣住持釋

鄂州重修北榭記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四尺四寸二十五行行四十字正書額題鄂州重修北榭之記八字篆書在江

鄂州重修北榭記

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繇元祐改作元符未脩口黃公魯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榭冠子城之顛

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乾道中于湖張安

國為大書扁榜厥後達官名人稍有為賦詩者然距今

亦五十餘載矣棟宇隘庠日就圯廢莫或顧省一夕大

風震蕩摧屋山飄瓦如墜葉舞空屋隨以傾壓不可復

支子城亦久弗治土石墮隄榛莽蒙翳狐狸所窟虺蜴

所蟠於是昉議更葺先增甃北閣袤二施崇三丈有奇

南袤尋有半崇與北等遂改建榭屋闢而大之敗楹腐

桷悉易以新既成宏敞翬翼與南樓巖然相望始於一

郡面勢為稱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為尤宜嘗試相

與憑檻遐睎則煙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鄘杜安陸諸



山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泱泱漢沔之縈澗皆可目略而指喻羣鴻匹鶴飛翔上下平蕪斷浦杳杳如髮暇日尙羊不涉級數十武而坐得千里絕特之觀殆前所未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疆域至遠今光黃蘄安信五郡之地皆故屬邑春秋時吳楚交戰出師往來之地水如清發瀆溼山如內方大小別雖丘邑變遷而勢勝猶在與夫孫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衡之所平殄其遺跡猶可詠訪而考求邾城臨江故堞宛然嘗笑其規撫特淺淺耳庾元規志驕才輕亦弗克有成三關九阨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弃南北強弱係焉以見昔人爭戰之力不爲無意夫以地之相距雖有數百里之遠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環顧規置卷舒伸縮之中况郡居全楚上游與江陵襄陽實相爲表裏諸葛忠武嘗欲舉荊州之軍以出宛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蹴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若合符節而宋何向之顧言夏口當荆江之中直通雍梁實爲津要豈非以地勢使兵力接故耶抑嘗据此論之若昔自南而圖北則易爲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爲力故梁末回陸贛和之敗郡雖暫屬高齊慕容儼死守半歲雖能拒退侯瑱等然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襲據州城遙附朱梁以扞淮南之侵朱



梁三遣兵援之皆至近地然無救於洪汜爲淮南將劉存所克身隕國絕豈天塹之設果足以限南北耶抑或彼或此亦存乎人之圖回智略如何耳夫惟俊傑之士有志於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計慮之素熟異時行遊坐息朝思夕維未嘗不在於此故一旦發而見諸施爲則必卓偉絕人非臨事隨應率意而爲之者所可及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趙孟過鄭請七子皆賤以觀其志夫所謂能賦者豈徒吟詠一時之風物景色哉必也升高而望遠憂深而謀長覽山川之形勝考古今之成敗究昔人謨議之得失與今日時措之宜其所蓄積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賦之志於是乎在王茂勳新亭之感逸少冶城之諷大較亦茲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處緬邈其臨眺豈但以逸其一身而自適於耳目之間而已哉榭之廢興似未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游觀之爲則不可不明著以貽後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繹思焉嘉定甲申三月丙午眉山李壘記

按此記撰者李壘但叙改作北榭之故而不自述其官位宋史附見兄李壁傳壁壘皆燾之子眉州丹稜人燾先以文學著而壁壘又齊名蜀人比之三蘇史言如此不能知其因何改作北榭也記云



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爲大書扁榜史張孝祥傳字  
安國烏江人高宗朝累知撫州孝宗卽位累知潭  
州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其書此榜當  
在是時孝祥號于湖工書嘗書奏劄高宗見之  
曰必將名世癸辛雜識云  
景樓扁却公裕潤筆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終

